



鹿鸣书系

曾维惠心灵成长小说系列

一个人的舞台

曾维惠
/ 著

献给在逆境中坚强
成长的青少年



鹿鸣书系

曾维惠心灵成长小说系列

一个人的舞台

曾维惠
/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教育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个人的舞台 / 曾维惠著.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5.1

(曾维惠心灵成长小说系列)

ISBN 978-7-5334-6463-9

I. ①—… II. ①曾…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17021号

一个人的舞台

曾维惠 著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梦山路27号 邮编: 350001 网址: www.fe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62027445

发行部电话: 010-62024258 0591-87115073)

出版人 黄旭

印刷 福建东南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福州市金山工业区 邮编: 350002)

开本 72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11.75

字数 137千

插页 2

版次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4-6463-9

定价 2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部 (电话: 010-62024258) 联系调换。



目 录

001	引子
003	不要动我的拐
017	黄桷树下的木木
031	上不去的舞台
049	老玉米的悲哀
061	想念那条腿
077	这块姜太辣
089	苦咖啡
103	半仙之死
114	寒冬里的温暖
126	黄桷树下求姻缘
139	小河边上的舞者
152	年的味道
168	从此，你必须坚强
176	伤别离



引子

“晒坝三七分，我七分，你们三分，凭什么要晒到我这边来？”一个皮肤黝黑、虎背熊腰的四十来岁的女人，站在晒坝中间，指手画脚地吼道，“要想占我的地盘，除非要了我这条命！”

“哟哟哟，想要老子的命？来来来，拿去拿去，我那死闺女嫁得远，我还正愁没人养老。”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太婆一边吼着，一边朝中年妇女这边跑来。

“滚过去！”中年妇女举起丫扫（用楠竹枝丫捆绑而成的扫帚，用于扫晒坝上的粮食），做出随时出击的姿势，说，“你敢过来，老子就敢打死你！”

老太婆硬是朝中年妇女的丫扫上撞，她还拉着丫扫朝自己身上打，嘴里大喊：“打死人啦！打死人啦！”

“你喊，你喊——”中年妇女索性把丫扫扔在地上，说，“你喊破喉咙，也没人听得到。”

“打死人啦！打死人啦……”老太婆坐地上，扯开嗓门，不停地喊着。

……

谁说没有人能听到老太婆的喊声？

一个十六岁的长发女孩听到了，一条老黑狗听到了，那棵古



老的黄桷树，应该也听到了。

女孩背靠着黄桷树，望着村头下山的那条石板路。这条小路，从村头一直蜿蜒到山脚，再穿过一条小河，便又蜿蜒着上山，最后到达一个小镇。

石板路上，一个人影也没有。是啊，这个地处山旮旯的天堂村，偏僻，贫穷，人们纷纷外出打工，或是找机会搬到镇上居住，留在村里的，本来就没有几个人了，有事没事，谁又会走在这石板路上呢？何况，现在正是农忙季节，又是中午时分，俗话说：“秋夹伏，热得哭。”除了在晒坝上翻晒稻谷的人，谁愿意在太阳底下晒着呢？

和女孩一起坐在黄桷树下的，还有一条老黑狗。老黑狗把舌头从嘴里伸出来，“嘿嘿嘿”地喘着气，很热的样子。它和女孩一样，望着下山的石板路。

女孩起身来。她摸到了靠在黄桷树上的双拐，但是，她并没有拿起双拐，而是扶着黄桷树，单腿跳了几步。女孩的右腿没有小腿，空空的裤管在空中晃着，随着女孩的跳动而有节奏地甩动。

“嗒嗒——嗒嗒嗒——嗒嗒——”女孩一边轻轻地喊着节奏，一边伸出手来，伸展，舞水袖，再伸展，再舞水袖……

“打死人啦！打死人啦……”歇斯底里的喊声，传进了女孩的耳朵里。

女孩一惊，停止舞动，扭过头，朝村里望去。

老黑狗先是竖起耳朵听，然后起身来，做好了随时跟着女孩走的准备。



不要动我的拐

高一（1）班教室。

秋季学期刚开学不久，太阳从窗帘的缝隙照进教室，像针一般，“扎”在正趴在书桌上午休学生的脸上、胳膊上……教室里，多数学生都在午休，只有极少数精力充沛的学生，还在奋笔疾书，不知是在努力用功，还是在赶抄作业。

一缕刺人的阳光，正好“刺”在讲桌上放着的一盆仙人掌上。这可真是“针锋相对”啊。据说这是教师节的时候，某个同学送给老师们的礼物。还真是奇怪，为什么要送一盆仙人掌呢？有同学说：“不送鲜花只送刺，看来是没安好心。”班主任皮泽刚却说：“送得好啊，生活就是由一根一根的刺构成的……你们这些娃娃，刺着刺着，就长大了。”

瞧这话说得，“送得好啊，生活就是由一根一根的刺构成的……你们这些娃娃，刺着刺着，就长大了”，多深奥的话啊！

一个坐在第一排的贼眉鼠眼的瘦小的男生，迈着比猫步还轻的步子，走到讲台上。他伸出食指，轻轻地摸了摸仙人掌的刺，然后故作夸张地缩回手指，好像被刺痛了的样子。他冲着仙人掌，吐了吐舌头，挤了挤那对鼠眼，便在讲台上的凳子上坐了下来。他那双鼠眼滴溜溜地转动着，把教室里的每个同学都打量了



一番。最后，他的目光停留在靠着墙壁的那对拐上。

这对拐，靠在一个长发女生旁边的墙壁上。女生趴在书桌上，睡得正香，她那长长的秀发，一半盖在脸上，一半悬在空中，像瀑布一样。

小男生蹑手蹑脚地走到女生旁边，轻轻地拿起双拐，又蹑手蹑脚地回到了讲台上。他先是把拐当枪使，瞄准一个正在奋笔疾书的同学，嘴里发出轻微的“啪啪”声，这声音很小，小到不会惊醒午休的同学。随后，他把双拐放在自己的腋下，自己扮演起瘸腿的残疾人，在讲台上走过去，又走过来。

刚刚还在奋笔疾书的同学，抬起头来，看到了小男生的举动，有人撇了撇嘴，有人皱了皱眉，有人摆了摆手，表示不赞成小男生的做法。小男生可不管这些，他在讲台上来回走了几趟后，还做出一不小心摔了一跤的样子，咬咬牙，咧咧嘴，仿佛很吃力。这一切，都没有声响。

“丁零零——”午休结束的铃声响了。

刚刚还在睡梦中的同学们，有的伸起了懒腰，有的在用纸巾擦着腮边的涎水，有的站起身来准备去卫生间……

“卖拐喽，卖拐——”讲台上，那个小男生吆喝起来，“卖拐喽，卖拐——”

“本山大叔，要我说，这个拐就别卖了。”一个修着男士短发、虎背熊腰的女生从座位上站起来，指着卖拐的小男生说。

“这为啥呀？”小男生问。

“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谁买你这玩意儿呢？”短发生女生说。哎，这不是《卖拐》中的台词儿吗？还背得挺熟。

小男生见有人与他唱和，更来劲了，他挥着手中的拐，说：“你废话，不卖了？做这副拐，又搭工又搭料，一天一宿没睡觉，



不卖不赔了吗？”

“哎呀，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能卖出去吗？”短发女生也说得挺带劲，仿佛想把这出戏演到底。

“你还不了解我吗？还管我叫大忽悠呢。我能把正的忽悠邪了……小两口过得挺好，我能把他忽悠分别了……”小男生在讲台上，夸张地挥着拐，“今天卖拐，一双好腿，我能给他忽悠瘸了……”

“哈哈哈哈——”短发女生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刚刚还伸着懒腰打着哈欠擦着涎水的同学们，都被惹笑了。

听到了同学们的笑声，短发女生和小男生非常得意，他们继续演着小品：

“你可拉倒吧。”

“信不信？”

“我就不信，人家好好的腿，你就给人家忽悠瘸了？”

“你看吧，这就是我的强项。”

……

“什么是你的强项啊？”一个不冷不热的声音，在教室门口响起。

短发女生赶紧坐了下去，小男生赶紧扔了双拐，贼头贼脑地朝自己的座位走去。

刚才说话的是高一（1）班班主任皮泽刚。皮老师高高的个子，剪着平头，虽不算壮，但也极具阳刚之气。若是他一脸灿烂，同学们便会跟着开心一番。若是他收住笑容，同学们便会如老鼠见了猫似的，赶紧埋头做作业。

“赵小山，你说说，什么是你的强项啊？”皮老师一边问，一



边微笑着走上了讲台。

赵小山是谁？就是刚才卖拐的小男生。他极为幽默，总能给班里带来快乐，初中的时候，便得一绰号“本山大叔”。现在，班里有赵小山初中时的同学，“本山大叔”这一绰号，便带到高一（1）班来了，还有在校园里蔓延开来的趋势。

皮老师走上讲台，看见了赵小山在慌乱中丢下的双拐。皮老师脸上的笑凝固了。他捡起双拐，直起身来，把目光投向了赵小山。赵小山感觉皮老师的目光像利剑一般刺向自己，他低下了头。

“赵小山！”皮老师叫了赵小山一声，但并没有说别的什么话。

赵小山像一只小老鼠一样，把头埋得很低，并且装着在认真做作业的样子。皮老师又叫了一声：“赵小山！”这一次，皮老师的声音里，带着几分威严。

赵小山只得放下笔，站了起来。教室里很安静，大家不知道皮老师会怎么处置赵小山。

皮老师把双拐递到了赵小山的跟前。赵小山愣了一下，伸出手来，接过了双拐。

赵小山又愣了几秒钟，便转过身，朝教室后面走去……赵小山在一个长发女生面前停了下来。

长发女生咬着嘴唇，眼睛盯着翻开的数学书，两手放在大腿上，握得很紧，仿佛在紧紧地拽着什么，生怕它逃跑了似的。

“对不起……”赵小山把双拐递向长发女生。

长发女生没有伸出手来接双拐，也没有看赵小山一眼。

“对不起……”赵小山又说了声对不起，然后把双拐靠在女生旁边的墙壁上，也就是刚才他取走双拐的地方。

赵小山像一只半夜出来偷玉米的老鼠一样，蹑手蹑脚地回到座位。



“叭嗒——”一滴眼泪，从长发女生的眼眶里滑落，滴到了书页上。长发女生赶紧合上书页，她以为别人没有看到她的眼泪。

有一个人看到了这滴泪水，他就是长发女生的同桌——男生向涛。向涛是班里的学习委员，一个成绩很好的阳光男孩，他不张扬，能够冷静对待班里发生的大事小事。

这一节课，同学们听得非常认真。或许，因为刚才的事，让同学们觉得皮老师生气了，谁也不敢在这个时候动太岁头上的土，否则，怕是会吃不了兜着走。同学们都坐得特别端正，唯有那长发女生，她虽然抬起了头，但眼睛一直盯着数学书。或许，她是不愿意让皮老师看见她的泪眼吧。

趁皮老师转过身去画图，同学们都忙着把黑板上的图画到自己书上的时候，向涛在桌肚儿下写了一张纸条，塞进了长发女生的桌肚儿里。长发女生没有打开纸条，她把纸条推了推，塞进了桌肚儿深处，仿佛怕别的同学看见似的。直到下课，趁着同学们争着抢着挤出教室上卫生间或是出去呼吸新鲜空气的时候，长发女孩才打开了纸条，上面写着一行字：

原谅别人，就是宽恕自己。

长发女孩把纸条夹进了一个笔记本里。

“小溪，我想去卫生间，你去吗？”长发女生身后的一个短发女生起身来，对她说。

“不去了，你自己去吧。”长发女生回过头去，应了一句，脸上挤出很勉强的微笑。

短发女生叫杨梅，高一（1）班的班长，是个性格温和的女孩，从开学第一天起，她就特别关心长发女孩。

长发女生名叫米小溪。开学第一天，她到高一（1）班报到的时候，是拄着双拐来的。米小溪不单拄着双拐，背上还背着一个



大大的包裹，里面装着学习用具、衣物以及简单的床上用品等等，包裹上面还捆绑着一床凉席。这样一来，她走得有些吃力。

皮老师把报到的地方选在教室外面的花圃旁，原本拥挤在班主任皮泽刚老师周围的同学们，看见拄着双拐来报到的米小溪，都不约而同地让出道来，用惊异的眼神打量着米小溪，还有人开始窃窃私语起来。米小溪顿了顿，低着头，拄着拐，朝皮老师走去。

就在大家都屏住呼吸的时候，一个奇怪的声音在人群中响起：“哎哟，这是红军在长征，还是在卖拐？”

说这话的，就是人称“本山大叔”的赵小山。

“哎哟！你怎么打人？”赵小山又一声尖叫。原来，赵小山的胸部，中了一拳。打出这一拳的人，便是向涛。

“你为什么打我？”赵小山不依不饶。

“一看你就是欠揍的角儿。”向涛咬牙切齿地说，“请管好你的嘴，有些不该说的话，别让它们蹦出来……”

赵小山一把抓住向涛的衣服，向涛也举起拳头，眼见这两人就要打起来，皮老师发话了：“都给我放手，别添乱！”

刚刚还满脸阳光的皮老师，这会儿一脸的严肃，看起来怪吓人的。赵小山放下抓住向涛衣服的手，向涛也把举起的拳头给放下了。

米小溪把头埋得很低，她咬了咬牙，慢慢地走到了皮老师面前。报到注册后，皮老师喊道：“杨梅，米小溪和你一间寝室，你领她去一下。”

杨梅是个懂事的女孩子，她一下子就领会了皮老师的用意，她快步走到米小溪面前，用手托住米小溪背上的包裹，说：“放下来，我帮你拿。”



可是，米小溪并没有领情，她扭过身，背对着杨梅。米小溪停在原地，四下张望着，她不知道寝室在哪里。

“走吧，我带你去。”杨梅说完，便朝寝室的方向走去。

杨梅一边走，一边回过头来看米小溪。下石梯的时候，米小溪走得非常困难。杨梅回过身，伸出双手，想要扶住米小溪，但被米小溪拒绝了。杨梅只能一边往前走，一边回头看米小溪，仿佛像米小溪一摔倒，她就可以马上拉住她一样。

来到寝室里，米小溪累得气喘吁吁，汗流浹背。米小溪把双拐靠在墙角，她的身体稍靠在墙上，开始动手把背上的包裹放下来。杨梅赶紧伸出手来，想替米小溪接住包裹。哟，这包裹捆得真结实，还真不轻呢，只听“砰”一声重响，包裹从杨梅的手上滑落，掉在了地上。

“抱歉啊，没想到这么重。”杨梅不好意思地说。

米小溪没有说话，但她的脸上挤出了一丝笑容。这已经让杨梅很开心了，她认为，自己和米小溪的距离拉近了。

唉，这么重的包裹，让一个拄着双拐的女孩背着，还时而上坡，时而下坡，这该有多难为她呀！瞧，米小溪的衣服已经被汗水浸湿了。

这是一个位于楼梯间的可以住四个人的小寝室。在学校里，这样的寝室不多，能住到这样的寝室，算是非常幸运的了。米小溪能分到这个寝室里，不知道是偶然的幸运，还是皮老师的特意安排。寝室里，有两张上下铺，有三个床已经铺上了凉席，放上了薄毯以及一些零散的生活用品，就只剩下一个上铺了。

那个没人住的上铺上，凌乱地摆着一些旧书旧报纸等杂物，估计是上一届的学生留下的。米小溪单腿跳到床铺前，双手抓住床铺的扶梯，准备爬上去收拾那些杂物。



杨梅看了看米小溪的腿，赶紧对米小溪说：“那边的上下铺是别的班上的同学住。我住在这里，我搬到上铺去吧，你住下铺方便。”杨梅在吐出“方便”二字后，便及时地收住了话茬儿，她害怕自己伤害到了眼前这个拄着双拐来上学的同学。

手脚麻利的杨梅，很快就把自己的东西收拾起来。

“以后，我可是要踩着你的床沿爬上去了，你要多多关照我哦，可别嫌弃我踩脏了你的床。”杨梅一边说，一边往上铺爬。

米小溪没有说话，但她又一次露出了微笑，表示不介意杨梅踩着她的床沿上去。

杨梅把上铺收拾干净后，又对米小溪说：“米小溪，麻烦你把我的东西递上来一下。”

米小溪把杨梅的东西递上去后，便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她先把凉席铺上，然后打开包裹，从里面拿出一块抹布，单腿跳到卫生间，把抹布淋湿，再拿到床前，仔细地抹着凉席上的灰尘。

“米小溪，你没带水桶和盆儿吧？我去帮你买，我知道哪里有卖。”杨梅从上铺跳下来，对米小溪说。

“谢谢！一会儿我自己去吧。”米小溪终于说话了。她明显是拒绝了杨梅的帮助。杨梅愣了一会儿，便对米小溪说：“我来帮你把衣服放进橱柜里吧。”

“我自己来。”米小溪又拒绝了杨梅，这叫杨梅感到不可理解。

这米小溪怎么这样奇怪呢？老是拒绝别人的帮助。杨梅只好坐在对面的床沿上，看着米小溪收拾床铺。

等米小溪收拾好了床铺，杨梅便带着她到学校的超市里买了水桶、脸盆等生活用品。回来的时候，杨梅想替米小溪拿水桶、脸盆等用品，但是，米小溪很固执，她把小物品装进水桶里，把脸盆放在水桶上，然后，把水桶挂在左手腕上，这似乎并不太影



响米小溪拄拐和行走。杨梅跟在米小溪的身后，心里很乱，她不敢想象米小溪的生活是多么的困难，不敢想象米小溪的内心除了痛苦还有没有别的什么……

开学第一天的下午，皮老师把座位表贴在教室后面的张贴栏里，让同学们对号入座。米小溪的同桌，便是上午用拳头揍赵小山的向涛。同学们找到自己的座位后，整理好书桌，便开始东张西望，七嘴八舌起来。都是高一的人了，根本不再需要老师来启发他们如何与同学熟悉和交往，没几分钟，同学们便相互认识了。

至于皮老师在安排座位的时候，为什么不考虑同学们的身高及眼睛是否近视，皮老师的解释是：“这座位不是固定的，每周都会以学习小组为单位来挪动，要么前滚翻，要么侧滚翻。”哈哈，这皮老师还真够幽默的，在教室里，便把前滚翻和侧滚翻都做了。

“哟，原来是天造地设的一对，难怪……”赵小山阴阳怪气地说。

“本山大叔，哪里有一对？还是天造地设的。”一个剪着男士短发，五大三粗的女生问。开学第一天，这女生就知道赵小山的绰号，看来，他们是同校毕业的。

“哼，你一‘女汉纸’，怎么管得了天造地设这样的闲事？哈哈哈！”赵小山夸张地笑了起来。

赵小山用“女汉纸”来形容这个女生，真是太恰当不过了。你瞧，她剪着男生一样的短发，虎背熊腰，面部轮廓偏硬……那长相，那神情，根本就是一个五大三粗的男生。这“女汉纸”原名吕寒，是赵小山的同班同学，所以，他们都知道对方的那点老底。现在，凑巧的是，皮老师竟然安排他们成了同桌。看来，好戏还在后面呢。



“呃，哪里有天造地设的一对？”吕寒用胳膊肘拐了赵小山一下，她的嗓门有些大，大得让大多数同学都安静下来听他们说话。或许，大家都在想：这天造地设的一对在哪里呢？

“嘁！真是的！弄这么大的动静做什么？我没兴趣告诉你，你自己找去。”赵小山不高兴了，他埋头整理自己的书，不再理睬吕寒。

吕寒可不愿意罢休，她狠狠地踩了赵小山一脚，疼得赵小山直咧嘴。吕寒低声威胁着：“你说不说？要不要再来一下？”

“哎哟，卖拐咧——”赵小山尖叫着，吼出了这么一句。

这下可好，大家的眼光，都投向了向涛和米小溪那里。向涛倒是沉得住气，他自顾自地收拾着那些书，收拾好以后，便拿出笔和本子，写起字来。或许，向涛自己也不知道在写什么，他只是想用这种沉默来对付大家的眼光而已。

米小溪也埋头整理自己的书，她理得很慢，很细致，把书和作业本都叠得整整齐齐。或许，她是想用这种看起来没有劲的动作来对付大家的好奇。

果然，那些好奇的同学都觉得没趣，便收回目光，做自己的事去了。

杨梅坐在米小溪的后面，她们分在同一个学习小组，所以，不管座位是前滚翻还是侧滚翻，她们都会在一起。

开学的第二天，皮老师便找杨梅谈话。

“杨梅，你知道我为什么安排米小溪和你住一间寝室，还安排你和她在同一个小组吗？”皮老师问杨梅。

杨梅摇了摇头。或许，杨梅隐隐知道一点皮老师的想法，但她不敢确定，所以，也只好摇头。

“你是一个懂事、细心、善解人意的女孩，我希望你能多帮助



米小溪。”皮老师说。

“嗯。”杨梅点了点头。

“但是，你对米小溪的帮助不能太过，要保护她的自尊心。”皮老师顿了顿，说，“我想，你明白我说的意思。”

“嗯，我知道。”杨梅又点了点头。

“我之所以安排向涛与米小溪同桌，因为我从报到的时候便看出，向涛至少不会欺负米小溪。”皮老师说，“刚开学，我对同学们的了解还不够，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从皮老师的办公室出来，杨梅感觉到了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是啊，昨天，自己处处想帮助米小溪，但米小溪处处拒绝，这会儿，杨梅才明白，自己提出帮助米小溪，其实是在触动米小溪内心的伤痛，米小溪不希望别人拿她当残疾人看待。

杨梅决定，自己要像没事儿人一样，生活在米小溪身边，在最合适的时机，帮助米小溪，绝不让米小溪的自尊受到一丁点儿的伤害。

开学头一周，高一（1）班看似风平浪静。但第二周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一个大课间，赵小山冲进教室，大喊：“‘女汉纸’，你的包裹，我帮你取回来了！”

“哈哈！‘女汉纸’，‘女汉纸’……”教室里一阵哄笑。

这会儿，赵小山已经把包裹举到吕寒面前，邀功似地说：“说吧，怎么报答我？”

哪知，吕寒头也不抬地对赵小山说：“本山大叔，麻烦您老人家看一看，包裹上写的是谁的名字？您老人家是不是送错人了？”

这一问，让赵小山摸不着头脑，他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便认真地看着包裹上的字。确认无误后，赵小山说：“我没有送错啊，